

西洋文學大教室 ——精讀經典

彭鏡禧主編

九歌文庫 ⑨13

西洋文學大教室 ——精讀經典

彭鏡禧 主編



九歌文庫(913)

西洋文學大教室——精讀經典

Reading the Canon: Essays on Western Literature

編者：彭鏡禧

發行人：蔡文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址：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路位址／<http://www.chiuko.com.tw>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市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27773915）

印刷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初版：1999（民國88）年9月10日

定價：280元

ISBN 957-560-624-8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誌 謝

一本書的順利出版，總是要靠許多人的善意與協助；這本書更是如此。在這裡我只能列舉一部份；

台灣大學陳維昭校長、前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麟徵教授、前通識教育組主任黃俊傑教授兩年前的懇切邀約，催生了「西洋文學傳統」課程；

熱心參與本課程的諸位教授，也是本書各篇的撰稿人，每一位都在極為繁忙的教學與研究中，抽出時間，配合本課程的教學與本書的寫作；

《聯合報》的痙弦先生和陳義芝先生把本書前身《西洋文學傳統十講》各單元的初稿放進了「聯副大教室」，先行刊登，引起若干正面的迴響，給了我們不少信心和鼓勵；

教育部顧問室與台灣大學接受我們的教材編撰計畫案，補助資料蒐集與教材編寫的經費，讓我們能夠大幅充實內容；

同意我們使用版權作品的各出版社及作者、譯者——他們的大名都列在相關篇章的書目裡，特別謝謝王若璧博士慷慨容許我們大量使用譯文；

蘇茜女士爲我們精心翻譯〈聖經：藝術大法典〉一文；

還有本計畫的三位得力助手，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彭淑娟、王奕婷、林志忠，熱忱而負責，使這本書的撰寫計畫得以順利進行。

對以上各位，我獻上誠摯的感謝！

彭鏡禧 謹誌

目 錄

誌 謝 / 001

編者序 彭鏡禧 / 005

一、【希臘悲劇】

命運寄神論，情懷貫長虹：論《伊底帕斯王》胡耀恆
/ 009

二、【聖經（一）】

藝術大法典 漢孟德(Gerald Hammond)作、蘇茜譯
/ 033

三、【聖經（二）】

《聖經》與西方文化 姜台芬 / 059

四、【中世紀文學】

但丁和《神曲》 康華倫(Valentino Castellazzi) / 075

五、【法國文學】

法國中世紀的武勛之歌以及羅蘭傳說 翁德明 / 125

六、【莎士比亞】

拼湊《哈姆雷》 彭鏡禧 / 175

七、【俄國文學】

普希金與托爾斯泰

歐茵西 / 209

八、【德國文學】

近代德國文學的濫觴與狂飆詩人歌德

鄭芳雄 / 249

九、【西班牙文學】

神祕、樸質、憂鬱而悽美的心靈

朱 炎 / 279

十、【英國浪漫主義】

布雷克與華滋華斯

高天恩 / 303

十一、【現代文學】

葉慈、艾略特、喬伊斯、吳爾芙

吳全成 / 329

附錄：

期待多元的世界文學經典論集

彭鏡禧 / 359

編者序

彭鏡禧

近世以來，學術上的分工日益細密，固然有助於研究邁向精深，卻也使教育產生了一些偏差。簡單的說，人與人之間隔閡日深、溝通益難。這在高等教育特別明顯；碩學之士常常局限在一己的狹窄領域裡，乃有「博士」實為「狹士」之譏。近年經過有識之士大力鼓吹，「通識教育」的加強儼然成為各大學少有的共識之一。台灣大學體認需要、順應潮流，對通識教育的規劃也幾經修訂。目前把學術領域劃分為人文學、社會科學、物理科學、生命科學四類，規定所有大學部學生必須在自己所屬的領域之外，修習其他領域的通識課程達若干學分，才能畢業。目的就是在於造就比較完整通達——因此也比較健全的人格；學習者透過對其他領域的認知、了解，培養廣泛的興趣，開闊胸襟、拓展視野。

科技、交通、傳播一日千里的進步，已經把世界變

成了一個地球村。國際間各種交往互動頻仍，加強了我們對外國知識的好奇與渴慕。弔詭的是，儘管我們接受外來事物的管道既多且廣，十分便捷，對他們的文化卻往往因為一意追求時尚而僅及於皮相的認識，的確非常可惜。如果文化是根是幹，則文學是枝葉是花果。透過西洋文學的閱讀，我們得以接觸到西洋文化的根本。台灣大學的「西洋文學傳統」課程的構想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產生的。

一般大學的英文系或外文系早有「西洋文學概論」這一入門課（通常安排在一年級），但是教材絕大多數是從其他西洋語文翻譯過來的英文；高中剛畢業的英語主修生也常感艱深困難，更遑論他系學生。「西洋文學傳統」既然是選修的通識課程，以全校同學為對象，則授課語言以中文為主，教材也儘量選用現有合適的中文譯本。在這個原則——也是限制之下，我們邀集了台大外文系若干教授以及校外學者，依照個人的專長，定出十個單元，依序分別是（第一學期）「希臘悲劇《伊底帕斯王》」（胡耀恆）、「聖經傳統」（漢孟德）、「但丁的《神曲》」（康華倫）、「莎士比亞的《哈姆雷》」（彭鏡禧）、「俄國文學」（歐茵西）；（第二學期）「德國文學」（鄭芳雄）、「法國文學」（翁德明）、「西班牙文學」（朱炎）、「英國浪漫主義詩歌」（高天恩）、「現代文學」（吳全成）。每一單元分三次講授，每次一百分鐘。

除了教師與教材之外，這門課還有另一個特色：無論單一作家或國別文學，講授時都以文學作品作為討論的基礎，不只希望避免天馬行空，徒增學生困擾，更希望透過精彩文學作品的介紹，開啓學生對文學的興趣，以利日後持續自修、終身學習。

說起來，這個課程類似美國若干大學行之已久的「經典」(Great Books)導讀。所謂傳統或經典的觀念，近年來在西方學界頗受質疑。然而，對傳統的挑戰，其實正說明了傳統的根深柢固以及它在文化演進發展中的關鍵地位。想要真正了解外國文化、認識其重要思想或人文特色，閱讀他們的經典著作、分辨其背景脈絡，乃是不二法門。「西洋文學傳統」便是針對缺乏西洋文學背景的學生提供這方面的導引。

西洋文學從古代希臘算起，已有兩千多年歷史。其間希臘文、拉丁文曾經是歐洲學術的共同語言；文藝復興之後國別文學興起，作家開始大量使用本國語文創作，各國各代都有輝煌的成就。「西洋文學傳統」各單元的安排大體上便是依照這樣的歷史發展次序。內容方面，一來限於人力，二來限於材料，遺珠在所難免；而限於時間，每一個單元更只能做重點介紹，勾勒出西洋文學多元傳統的風貌。

教師共同開課，不乏先例。但是網羅這麼多位包括外校的教授為全校學生開設一門課，則「西洋文學傳統」大概是台大外文系的第一次。承《聯合副刊》的雅意，

配合授課日期，把這門課的內容擇要納入「聯副大教室」，以擴大其影響。能夠讓西洋文學從學院走入群眾，完全符合「通識教育」的理念，意義十分深遠；所有參與的老師都倍受鼓舞。身為這一門課的協調人，我自然是欣慰感激，樂觀其成。

「西洋文學傳統」於一九九八年分兩學期試教，頗受學生歡迎，學界也有謬獎；透過「聯副大教室」，我們更得知許多讀者的熱烈反應。嗣後在台大通識教育組主任黃俊傑教授的鼓勵與推薦之下，我們獲得教育部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」的支持，由我邀集原班人馬再度合作，另外加上剛剛從美國研究聖經文學回來的姜台芬教授，擴充改寫原來的講義成書，以利使用。幾經商議，我們決定除了略為變動篇目次序，且在正文之後增列注釋及參考書目以更加符合學術規範之外，還添加了「推薦書單」和「附錄」兩項。前者以中文為主，外文為輔，方便有興趣的讀者繼續進修；後者則採擷原作及中文翻譯的一部份，補充正文選錄之不足，好讓讀者親炙文本。若是採用作為教材，授課教師可自行斟酌增減。由於各語種注釋及書目體例未盡相似，全書在大同中容許小異，但在同一篇章之內則力求統一。

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嘗試，錯謬失誤在所難免；敬請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。

——民國八十八年八月
於台灣大學外文系

〔希臘悲劇〕

命運寄神諭，情懷貫長虹： 論《伊底帕斯王》

作者簡介

胡耀恆，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戲劇博士。曾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任，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及中華戲劇學會會長，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，兼戲劇系系主任及戲劇研究所所長。



〔希臘悲劇〕

命運寄神諭，情懷貫長虹： 論《伊底帕斯王》

胡耀恆

在公元前四三〇年代，《伊底帕斯王》（*Oedipus the King*）首次在希臘雅典公演，觀眾在三萬左右，其中有宗教、政治領袖，也有外交使節和國際貴賓。他們在料峭春寒的一個早晨，共同來參加一年一度的半宗教半藝術性的盛事。伊底帕斯是大家相當熟知的人物，他弑父娶母，在最早的神話中已露端倪，在稍晚的荷馬史詩及戲劇中有更多的變化（Taplin 4-5; Segal 44）。能令這些觀眾感到興趣的，應該不僅是聳人聽聞的故事，而且也在劇作家如何處理它，並且賦與它深刻的意義（Taplin 5）。不大可能有人會料想到，在世界戲劇中，希臘悲劇創造了一個千古長青的典型；而在希臘悲劇中，《伊底帕斯王》享受到最高最久的評價。

伊劇的作者索發克里斯（Sophocles，約西元前496年生，406年卒），經歷了雅典由興盛到敗降的全部歷程。他四歲時，雅典第二次擊敗入侵的波斯大軍，奠定了帝國的宏基；他去世之年，雅典被迫向

斯巴達屈膝求和。在他寫作《伊底帕斯王》時，索氏個人已年近花甲，他心愛的城邦則已是盛世的黃昏。一方面雅典名副其實是「全希臘的教師」（Thucydides 119），另一方面，有識之士目擊著傳統信仰逐漸式微，社會正在戰難與驕奢中解體。本劇反映著時代的憂患：命運難以逆料，人智有時而窮；然而在同時，它展現著對人生的自信與執著。它使人想起馬丁路德的名言：即使世界明天毀滅、今天我仍要種下葡萄。

歷史背景與基本結構

在具體事件上，雅典在本劇演出前不久發生過一次致命的瘟疫，人口損失慘重，它最英明的領袖伯里克里斯（Pericles）也在其中。在伊王有關的故事中，從來沒有提到過瘟疫，本劇則使整個劇情都在瘟疫中發展，所以增加了一個嶄新的因素，一方面使故事能與觀眾的經驗聯繫，一方面迫使伊王必須在自救與救城邦之間作個選擇。第二點是在伯里克里斯當政（西元前461—429年）前後，雅典出現過很多的國王或稱僭主（tyrannus），他們有好有壞，但共同點則是：他們取得統治權的方式，不是遵循血緣或姻緣的憲政程序，而是利用巧取豪奪。因此他們總是內心惶惶，懷疑猜忌特甚。劇中的伊王也是僭主，固然他依賴的是他的功勳。這兩點在下面還會討論。

爲了討論方便，我們首先要指出，本劇在結構上，運用的是「晚著手點」的方法。著手點是劇作家呈現故事的開端。「早著手點」是在故事事件很早的地方開始，然後順著時間的次序讓事件發展，莎士比亞經常使用這種方式。晚著手點的開始點，已經接近故事的高潮或

結尾，著手點以前的事件，需要以倒述的方法加入。《伊底帕斯王》很像一個電影、電視常見的偵探片和法庭片：它從調查一件兇殺案開始，到真相大白結束，前後歷時不過半天；過去犯罪的事實都在調查中發現，前後遷延達三、四十年。這種晚著手點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，遠的不說，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（*A Doll's House*）和《幽靈》（*The Ghosts*），以及曹禺的《雷雨》都是大家熟知的例子。

不朽傑作 多種詮釋

《伊底帕斯王》像是一塊多面的鑽石，會在不同角度或亮度下綻放出不同的光彩。在西元前四世紀，亞里斯多德的《詩學》（*Poetics*），再三稱譽它是悲劇的典範（11, 14, 16等章）。在以後的世代裡，它不斷成為模仿的對象，改編的藍本，或研究批評的主題。「新古典主義」視它為古典主義的經典，固可以存而不論；在近代，黑格爾、尼采等哲學家，也多以它為理論的依據。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「伊底帕斯情意綜」（*Oedipus complex*），引證的是它的主人翁的命運；卡謬的《薛西弗斯神話》（*The Myth of Sisyphus*），也藉伊底帕斯來闡揚存在主義（*existentialism*）或荒謬主義（*absurdism*）的人生觀。晚近二、三十年來，文學理論層出不窮，像結構人類學及語言學等等，往往以本劇作為它們的試金石（*Charles* 63-65）。有人把《伊底帕斯王》比作繪畫中的蒙娜麗莎，它們共同的不幸是知名度太高，使得一切的讚美往往都落為老生常談（*Segal* 12）。

其實，讚美奉承容易，客觀了解、正確解讀卻難上加難。有位著名的希臘悲劇學者，寫文章詮釋本劇，題目是〈論如何了解《伊底帕

斯王》》；另外一位同樣著名的學者，寫文章警告誤讀，題目是〈論如何誤解《伊底帕斯王》〉(Dodds 177-88)。更有一位著名的翻譯大師說，他每次讀本劇時，都會有不同的體會，得到不同的意義(Segal 15)。一切偉大作品的欣賞與詮釋，最後當然取決於讀者自己，但愈能放棄主觀，接近原來文本，也許愈能看到更多的向面，拓展自己的情懷。

本世紀的三種主要詮釋

二十世紀對本劇最流行的理論或詮釋至少有三種，相互衝突，莫衷一是。它們可以稱為「宿命論」(determinism)、「過失論」(hamartia)，以及弗洛伊德的「伊底帕斯情意綜」。讓我們先檢討它們，然後再提出其它可能的看法。首先，弗洛伊德認為性與生俱來，男嬰最早接觸到的異性是他的母親，於是他本能的想娶她，也本能的憎恨父親。在社會家庭的影響下，這種本性或者昇華，或者遭到壓抑，進入潛意識。最後，弗洛伊德說，伊底帕斯的命運所以感動我們一如希臘觀眾，只是因為男人都有那種欲望，只是因為他的命運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命運(Freud 69-72)。

把弗洛伊德的理論，直接應用到伊底帕斯本人，至少有兩方面的錯誤。第一，伊底帕斯在出生三天就被棄置荒郊野外就死，他根本就沒有機會與母親肌膚相親。第二，在劇中，弑父娶母固然是既成的事實，但決不是出於所謂與生俱來的本性，也不是心理調適的失敗。

至於第二種「宿命論」(Dodds 181-83; Segal 75-76)，它的基本認定是，神諭預言伊王長大後會弑父娶母，到後來果然應驗不爽，伊

王逃脫命運的努力不僅徒勞，而且使他成為神完成預言的工具。第三種「過失論」認定，伊底帕斯在行為及判斷方面都犯了錯誤，所以道德上應該受到懲罰。持這種主張的人，還可能引證亞里斯多德在《詩學》中提到的「過失論」，說明即使伊底帕斯錯輕罰重，他受罰總是應該的，也是道德的，而且正因為罰重於過，才更能使人感到恐懼與憐憫（Dodds 178-81; Segal 76）。「過失」是西方批評史中爭論最多的觀念之一，我們在此不必深論，比較有用的倒是先看看伊底帕斯到底有那些「過失」，再看看他該負什麼責任。

堅持調查，義無反顧

伊底帕斯一生的所作所為，可以依著手點之前或之後分為兩類，之後的一類顯示伊王他在調查兇手，以及密切相聯的調查自己的出生；之前的一類顯示他為了逃避弑父娶母所採取的一切行動。

從著手點開始，我們就看到問題的嚴重，伊王不得不採取果決的對策。那時底比斯城邦發生瘟疫，導致植物枯萎、畜生死亡、新生幼兒夭折（25-26行）¹。假如不加控制和解除，城邦將有滅絕之虞。由市民代表組成的歌隊向伊王懇求拯救，他們呼籲：「……今後假如／你要治理這個國家……／最好讓它人丁興旺，不是十室九空」（53-55行）。其實，在他們的請求以前，伊王已經開始行動，因為他不僅了解他們的痛苦，而且自己的比他們更甚：「你們的憂傷都有一個範圍，只涉及一個人。我的精神痛苦卻同時為了城邦、為了自己，也為

¹ 引文請參照胡耀恆、胡宗文譯註，《伊底帕斯王》，桂冠，一九九八年。括弧中數字指譯本詩行數，下同此。